



廬山誌

蘇步青題



封面题字：苏步青
校 点：徐新杰
责任编辑：任霖生
封面设计：赖书麟
校 对：项小林

康熙版校点本

庐山志

九江县印刷厂

1991年 5月印刷

字数46万 印数1000册

工本费：15.00元

康熙版校点本

庐山志

徐新杰 校点

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
江西省九江市庐山区委员会文史委员会印
星子县委员会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

廬

山

志

前 言

匡庐奇秀，甲天下山。钟孕名流，招徕高士。历代名人揽胜其间，留下许多名胜古迹，神话传说，诗词歌赋和摩岩碑刻，使匡庐成为我国古文化遗产最丰富的名山。

康熙间星子知县毛德琦撰十五卷本《庐山志》，于庐山历史记载详备，内容丰富，掌故甚多，是一部知识、趣味性很强的志书。惟惜时逾二纪存书寥寥，加以文字古奥，不便流传。

为弘扬民族优秀文化，宣传名山历史，促进旅游开放，特联合重印康熙版《庐山志》，并全部用新式标点符号断句以方便阅读。为忠于历史，存真求实，校点本所有内容、文字一仍旧贯，未加增删。旧志错讹，凡三百三十余处，为保持其本来面目，于原文后加按语说明之。

旧志艺文古奥，校者知识浅陋，或有不当之处，尚祈高明雅正。

编者谨白 辛未孟夏

重印康熙版校点本庐山志乐捐录

殷有为	江西九江	教授美籍华人殷氏控股公司董事长	陆仟元
李文初	湖南宁远	广东暨南大学中文系教授	壹佰元
王廷箴	江苏徐州	天津船舶工业公司党组成员	壹佰元
徐新杰	江西瑞昌	中国作家协会江西分会会员	壹佰元
查海水	江西星子	旅台同胞	壹佰元
孙志禄	江西星子	旅台同胞	壹佰元
胡华桐	江西九江	九江市群众艺术馆馆长	伍拾元
匡一点	江西修水	修水县山谷诗社社长	伍拾元
苏贵仁	黑龙江望奎	九江市离休老干部	伍拾元
欧阳炯	江西彭泽	台湾东吴大学教授博士	伍拾元
杨志巩	江西彭泽	台湾对外贸易发展协会主任秘书	伍拾元
杨宁远	江西彭泽	台湾师范大学国语中心教师	伍拾元
丁伟	江西彭泽	台北市恒昌电子器材公司副经理	伍拾元
丁年庆	江西彭泽	台北市东园国民小学教师	伍拾元
张少安	江西彭泽	台湾永和市围棋中心主任	伍拾元
陈步武	江西星子	旅台同胞	伍拾元
殷昌杰	江西星子	旅台同胞	伍拾元
九江市农业银行郊区办事处			肆佰元
庐山区财政局			叁佰元
庐山区十里乡			贰佰元
庐山区五里乡			贰佰元
庐山区莲花乡			贰佰元

庐山区新港乡	壹佰元
庐山区威家乡	壹佰元
庐山区高垅乡	壹佰元
庐山区周岭乡	壹佰元
庐山区七里湖乡	壹佰元
庐山区科学技术委员会	壹佰元
庐山区计划经济委员会	壹佰元
庐山区计划生育委员会	壹佰元
庐山区水产品科学研究所	壹佰元
庐山区粮食局	壹佰元
庐山区林业局	壹佰元
庐山区水电局	壹佰元
庐山区蔬菜局	壹佰元
庐山区物价局	壹佰元
庐山区农牧渔业局	壹佰元
庐山区工商行政管理局	壹佰元
庐山区乡镇企业管理局	壹佰元
庐山区土地利用管理局	壹佰元
庐山区城市建设环境保护局	壹佰元
九江市税务局庐山区分局	壹佰元
庐山区建筑设计室	壹佰元
庐山区卫生局	伍拾元
庐山区供销社	伍拾元

存史资治，功及后代。爱心可嘉，特此鸣谢！

庐 山 区 协 会
陶 渊 明 研 究 会

辛未孟夏

目 录

- 卷 首 序 图 旧目录 凡例 引用书目 修志
姓氏 诗文姓氏爵里考…………… (1—41)
- 卷 一 星野 輿地 祀典 隐逸 仙释 物产
杂志 灾祥…………… (42—71)
- 卷 二 总论登山道路 锦润桥锦润庵 天池山天
池寺 清凉台铁船峰白云峰 御碑亭白鹿
升仙台青龙庵慈云庵 佛手崖佛手庵锦绣
谷推车岭三塔庵…………… (72—98)
- 卷 三 大林峰卧龙庵银台上大林寺 掷笔峰白云
庵赤脚塔将军山神龙宫 赧封寺黄龙寺
九奇峰上霄峰仰天坪 牯牛岭仁王寺 铃
冈岭含鄱岭 小汉阳峰大汉阳峰…………… (99—117)
- 卷 四 黄龙山通书院温泉 栗里虎爪崖濯缨池醉
石 般若峰耶舍塔董奉馆杏林 归宗寺
屏风山西古山 紫霄峰 封家山鸡笼山
简寂观…………… (118—149)
- 卷 五 鹤鸣峰黄石岩双剑峰香炉峰 开先寺 黄
岩寺 瀑布泉青玉峡 迁莺谷鼓子岩庆云
峰 万杉寺…………… (150—188)
- 卷 六 栖贤谷含鄱口楞伽院李氏山房 太乙峰庐
山寺 三峡涧栖贤寺 玉渊潭栖贤桥 西
源庵西涧清浄退庵 五乳峰 卧龙岗卧龙
潭…………… (189—216)

卷七	五老峰 犀牛塘青牛观白鹤观 东古山西 古山 南康府彭蠡湖 落星石 冰玉涧 前山少府岭后山宫亭湖……………	(217—257)
卷八	白鹿洞书院……………	(258—297)
卷九	华严寺盖华石 观山寻真观玉川门 三叠 泉 石牛山相辞涧青山 屋脊山麦社山马 典山仙居洞……………	(298—316)
卷十	吴障山马祖山大孤山 塔尖山龙泉寺金沙 洲鞋山 洞林山陶墓江矾山南湖咀 虎山 天花井山宝严寺 濂溪墓大源山双剑峰 鸡公石山圭璧峰锦绣峰莲花峰 拨云峰清 虚观云溪寺……………	(317—330)
卷十一	松花岭圣治峰 太平宫 濂溪祠 九江府 紫极宫……………	(331—351)
卷十二上	乌龙潭卧云寺上方塔 东林寺……………	(352—381)
卷十二下	东林寺 西林寺 广福观……………	(382—408)
卷十三	香炉峰遗爱寺白公草堂 诵经台化城寺 文殊寺石门涧 圆通寺 清风岭陶靖节书 院 康王谷谷帘泉云液泉景德观……………	(409—442)
卷十四	艺文上 文类……………	(443—485)
卷十五	艺文下 诗类……………	(486—531)

庐山志卷首

庐山志序

山之需志，由来旧矣。乃名山终古摩青，而志则随时漫灭。若上交之《西山》、上官之《麻姑》，宋人著作，不复可睹，矧晋代葛仙《幕阜》诸志耶！此亦道古者所末如何也。庐山奇秀，作镇东南，视五岳且不相让，何论幕阜，麻姑之属。余承乏江右，登眺者不啻再三，乃知山奇於瀑，龙池、玉渊、谷帘而外，复有擅名三叠者，昔贤闻而心折焉。其秀在石，天然肖宗元皴法，九十九峰星罗棋布，而五老突兀七千馀丈，出云致雨，俄顷万状。山疏所云“庐岳无主峰，峰峰自雄长”者，其说疏已。若乃东西二林象设最古，暨宋而五百僧房缀似蜜脾，宗风亦云盛矣。迺者御书般若心经，供奉开先寺中，兼赐“秀峰”宝额，云汉天章，照耀林壑，焕乎称山南梵刹之冠。至于白鹿洞者，则尤斯文之寄托而江表所仰瞻者也。地虽辟於李宾客，教实兴於子朱子。我皇上重道崇儒，於文公倍加笃信，赐额曰“学达性天”，升堂配享。复以十三经，二十一史颁赐洞中，俾士子春诵夏弦，泐泐乎度越千古。因叹自有宇宙即有匡庐，迟之又久，乃得遭逢圣代，儒术光昌而文教蔚起。视从前之封爵牢醴失实近诞者，山灵有知当必歆此而厌彼矣。庐山旧志，始自东晋慧远，又景式而下十馀家皆失传。其有完本可阅者，惟桑侍御乔《纪事》，释定皓《通志》，吴学史炜《续志》，与夫但宗皋之《文纪》、《诗纪》而已。星子令毛德琦，当銓补引见时，敬承天语，即有志於山志、洞志二书。辑故增新，释疑订误，积勤者五载聿观厥成，是能表潜名岳而挹藻儒林者也。余故乐以一言弁诸

简端。康熙五十有九年岁次庚子六月，盖平白潢序。

庐山志序

宇宙间名山胜地，自五岳而外首推匡庐。说者谓即《尚书》所纪“敷浅原”，太史公南游登其上，山遂以著。谅哉，李供奉之言曰“余行天下，所游览山水甚富，俊伟诡特鲜有能过之者，真天下之壮观也！”余少时，先大人连守吉瑞二郡，於庐山为邻封，心窃乐游而日侍宦舍，以不克携阮公蜡屐一登探为憾。逮己丑，余分臬斯土，阅癸巳岁，恭遇皇上万寿，祝厘於庐山秀峰寺。呼嵩之餘，乃得纵观栖贤、三峡、归宗诸名胜。玉泉瀑布，翠壁丹崖，穷幽绝险，既惊荡神智，亦轩豁耳目。昭旷怡愜，深快得谐夙愿，而益信古之人不余欺也。时因喟然叹，地与人每交相重，而地尤系乎人。柳子云“兰亭不遇右军，则清流激湍亦芜没於空山矣。”兹山崇崖邃壑，高削数千仞，蜿蜒亘五百馀里，奇秀虽甲天下，而苟非渊明，李宾客畅清风於前，紫阳夫子阐儒宗於后，其何以动千百世仰止竦慕？而且龙章永镇山灵，秘书颁诸内院，琳庭珍馆几与岱宗恒霍埒。於戏！岂非遭逢之极盛者欤？自是又数稔局於簿书，即巡迹间及其境内，而王事倥偬，未复鼓登山之兴，唯时往来意中而已。顷，星子令毛君，以重订山志告成来丐言。亟取披览，分是山为径者四，各详所从入之途，某山水，某洞刹，就方位颠趾而挈其纲条其目，俾游陟者不迷於向往，而群可搜殫其胜。其纪事，本之桑公旧志，又掇拾见闻增补所未逮，亦可谓该且核矣。夫志与史异，史以彰善癉恶，志则专举其善之可传。史之为例甚严，而志虽片言之遗一节之美，至方外放逸之士，亦得备书於简，而其旨究归於善善欲长。况考据必真，荒诞怪渺之说必黜，传讹习谬之谈必阙疑存信，是志与史亦未始有异也。后之览者，於《禹贡》、《史记》得其略，于志得其详。身未能至，亦恍披五岳图卧游，若列眉指掌焉，然则此山志又曷可少哉！时康熙岁在戊戌闰秋月既望，江西按察使司分巡饶九南道副使加一级，三山龚嵘书。

庐山志序

天下有未造其地未览其胜，而摭袭旧文以示之后者皆谬也。匡庐，为宇内名山，予按图记思得一游，而探其神皋奥区之所在久矣。岁丁酉，奉命视学西江，道过湓浦，遵庐山之阴，小憩东林寺。见北香炉峰，心窃喜之，以谓胜游之将如其愿为可幸也。己亥夏，按试南康，违山十里，亟欲乘暇历游。然试事匆遽，仅得入秀峰寺而返，则予造其地未览其胜，虽游与弗游者等。今年春，复试南康。事竣，拟畅观玉峡、帘泉、寨云，宝墨诸名胜，访求神禹治水摩崖处，以快其生平所未睹。又缘速按他郡，亦仅得入秀峰寺一宿而返。凡所谓高七万八千四百尺，延袤五百里中，弗能一一指数。虽两游，究与未尝一游者等。甚矣，予有负名山之约之为陋且俗也。无已，博稽传述，以尽兹山大略。闻有桑吴两志不得见，而释定皓所续修者，半杂以芜秽，不可为典制。今星子令心斋毛君，乃出其新纂二十卷示予。其书原本前人，然增删精确，更广搜众考，证以身所阅历，眉目朗列，脉络通贯。俾读者如久居此山，一一亲所登眺，可谓既造其地又览其胜，而详言之不谬者。昌黎子南山诗云“团辞试提挈，挂一念万漏。”此志可以无讥矣。予他日得解组为五岳之游，复从匡庐始，按此志随其所之不迷於往，心斋不既导予以先路哉？虽然，阅斯志不游，已无不游矣，即不必游也亦可。时康熙岁次庚子季春谷旦，提督江西等处学政翰林院检讨加一级，梁南王思训撰。

庐山志序

自有天地，即有五岳。五岳外，甲东南者有庐山。山博大雄奇，非黄霍潜诸山所可比。其横亘四出，虽片石孤岑，皆挟烟云之气，极古今之游历共相赞美，亦各见夫一斑而已。盖山之蜿蜒盘结拔地凌霄，南康当其阳，九江倚其阴，延袤数百里而深七重，高起七千丈，其擅奇呈异不一而足，如四岳九牧各奏乃绩而共亮天工，

非人所能一一测也。世之蹶游展随樵径极其所止，不裹粮涉月不能穷其奥。即穷之，以足之所经目之所睹，而于庐山博大雄奇，求其犁然有当也能乎哉？是殆游乎庐山之内，而未游乎志书之中也，志之为重於庐山有如此。己亥年，余秉节兹道，披图而览，自浣湖光山色一旦几席间。俄而往来大府，輶轩则依山之北，樯帆则挂山之南，褰帷自喜，心目旷然。因念巍峨天壤耸峙一方，虽凌云跨岳而秩祀未加，徒供高人之探奇揽胜。不审山灵之志操何如，而山之博大雄奇自若也。适星子毛令以庐山志相质，恍然如逢故人。披览一过，见其条分缕析（徐按，“析”应为“析”）斩然有绪，而某山吾之所登，某水吾之所临，某院吾之所讲学，某寺吾之所行游，且遥望而未跻者几何峰，遥听而湏洞者几何水，危峰侧径岩栖草结者几何屋，莫不一一按图执说如身历焉。由是而知，网罗考证，无毫发遗憾可知也。山得姓以匡俗，俗字子孝，慧远记作匡续，世代不可考。至於山之碑记、序志、诗词，代有流传，班班可考。顺治庚子之志尤为成书，而与此志之详略去取，览者能自得之。毛令且以序请。嗟乎，山虽待志以传，而志则不因序以重，余愧不能为皇甫。然前此分司其地，见闻之亲切。由今之志，观庐山之山若水，如行部然依稀心目则是志为之，此余乐得而弁其首也。若夫发凡起例，著明修志之意，毛令固已自识之，今不复云。康熙庚子岁菊月，江西等处提刑按察使司按察使加四级纪录十次苏□石文焯撰。

重订庐山志序

尝读太史公封禅书，言蓬莱、方丈、瀛洲在渤海中，金银为宫阙。未至，望之如云。及到，反居水下。临之，风辄引去，终莫能至。其说譎诡，不可尽信。若神皋奥区之在中国者，莫大於五岳。而庐山雄奇伟异，反不在登封之列。岂历代所志述者，或溢美而失实欤？余尝疑之久。欲勒成一书，以传信於后。顾非身造其境目睹其胜，而徒旧志之是从，将考核阙略则失之陋，摭拾虚夸则失之秽，追道上古遐引眇怪则又失之荒，吁！难言矣哉！明侍御桑子木

谪居九江，遍历博稽，仿《水经注》，作《庐山纪事》，去今百六十年，书虽传而板蠹矣。向，琦谒选都门，得吴槩叟山志，博洽详明，惜版亦不存，其书罕覩。今之通志，为僧定皓所订，割裂旧本，文不雅驯，不足观也。琦自承乏兹土，日在寒山影里流水声中，而不能实访精求，一洗匡庐面目。山灵有知，不亦笑风尘吏之鄙且俗耶？抑亦有志未逮为极可憾也。况我皇上眷顾兹山，扶輿磅礴，御书宸翰，宠锡频加。一时名公硕士扬休挹雅，炳炳琅琅。而续纂未详，其何以藉华藻而表扬奇秀哉？此列宪所以属琦重订，琦何敢过以固陋辞。爰因桑吴二志汇而集之，或搜之散见他书者，证以身历目睹。又与乡人士详校之，未备者补之缉之，纠纷者正之订之。山川分纪，多仍其旧，文翰则随时而增。至于白鹿秀峰近事，一一恭纪以昭旷典。凡两易寒暑书成，总原本旧文，始终不敢攘为己有，而没先民之矩矱也。由是，兹山之绵亘五百里，上下七万八千四百尺中，翠壑丹崖，飞泉激瀑，云霞杳霭，仙灵窟宅，一展卷而瞭如指掌。庶几谢公之屐，卢生之杖不致迷途。即身未能至者，亦可挟册而当卧游。所谓“匡庐面目”，幸得其真。俾世之览者，咸知其典（徐按，“典”应为“与”）五岳并尊，而觉三神山之在海中犹去人不远。则余向之所疑，因是可以释然无憾矣。倘有疏谬，以俟后起之君子。康熙己亥岁春月，星子县知县毛德琦谨撰。

吴 炜 旧 序

太史公《封禅书》纪天下名山称“华山、首山、太室、太山、东莱，此五山黄帝之所常游”。与《神会》与《虞书》所载五岳异。考之载记，五岳之外，则首匡庐云。匡庐山，跨九江、南康二郡，距京师数千里。余生长北平，欲一遂登眺之愿，而无由得至。岁丁未，奉命校士西江，自幸与匡庐有夙缘。抵会城，即访求桑子木先生《纪事》一书，并旧刻庐山诗文诸篇，南康、九江诸志，偕同志续为编辑。惧其散逸而不备也，摭摭众籍，务该务广。惧其杂而不醇弛而不严也，字比句栴，必典必雅。惧未至乎其地者

以险与远失之也，登陟搜讨，信者存，疑者阙，裹粮宿春，耳之所及足必及焉。志凡十五卷：首星野，重历象也；次舆地，辨方域也；次祀典，考礼秩也；次隐逸，尚潜确也；次仙释，存方外也；次物产，稽生植也；次灾祥怪异，察庶徵也；次山川分纪，揽胜概也；次艺文，资博洽也。余惟三代而后，先王之教化日远，儒者往往习为科举之业，而於好古多闻阙焉不讲。其才质殊异者，又间溺於异端之学，而无以渐进於仁义之域。今之志匡庐，大约广搜博访，务哀集古今瑰异，以补苴见闻之所不逮，使远在数千里外者，可以神游而心会。而白鹿书院一编，於先儒倡明正学，尊所闻，行所知之意，尤娓娓称述焉。非若《陈留》之志风俗，《豫章》之志古今，仅为山川掌故已也。是编之成，余与同人或司鉴订，或司编辑，或司参阅。以稿则屡易，以年则两历寒暑，以书则翻阅者越数千卷。然求免乎媿鄙挂漏之机，殆戛戛乎其难之焉。若周景式、张僧鉴、陈舜俞、马圩之匡庐诸记，戴师愈之文物列传，鲜于枢之旧志，余所数四购求而不可得者。其有缀葺遗文以裨益是书之阙略，是所望於博雅之君子矣。康熙戊申阳月既望。

李 滢 旧 序

匡庐山旧志久失传，自吾乡桑侍御创为纪事，《纪事》即志也。夫志之名何仿乎？《周礼》“小史以纪邦国”则志之所由始也。溯之有夏之代，《禹贡》、《山海经》并传焉。《论衡》曰“禹益并治洪水，禹主治水；益主记异物，海外山表，无远不至，以所闻见作《山海经》，则山水诸志之始也。”三代而下迄於齐梁，志地者二百四十馀家，独汉桑钦木仿《禹贡》，《山海经》经体成书。所引天下之水百三十有七，支分条析，尽其大概。后魏酈道元取而注之，其旁摭异闻，摹写景物，最为学士家所叹赏，隋唐而后固未有过之者也。匡庐者，天下之名山也，自六代唐宋以来，所称山水之灵异几与五岳埒。明嘉靖时，桑公子木考疆域，辩原委，钩采群籍，仿郭酈二注之体而加详焉，使数百里怪伟奇丽之状

瞭若指掌，亦近代不刊之书也。乙巳之岁，余偕闵子宾连渡彭蠡，历览庐阜南北，实赖兹编为向导。但桑纪之成距今百年矣，其间事迹撰述，颇增益於往昔，惜多散逸无从稽考。且子木先生以旅寓浔阳，无由备典籍以稽往躅，其见於自序者常反复有遗憾，后之人竟无有广搜博考裒然成一书，以补前贤所未备者。余游匡庐后，与宣城施公愚山相遇於南州，欲余与宾连续为编葺，余逡巡谢不敏。既而自思曰：桑先生者，吾郡之先贤，以纠分宜谪九江，沧溟李氏所称“广陵十先生”之一也。即固陋如余，不敢任纪志之万一，然堕乡先生美业不继，废古今名贤撰著不载，抑后学小子之罪也夫。归而与同人竭蹶从事，越丙午丁未二载，会槩叟吴公视学豫章，舟次秦邮，首以匡庐志事见属，乃键户小斋获卒业焉。或曰，桑先生《纪事》者，志之别体也。踵其事而变其体，昔之人盖有待矣。然匡庐之磅礴郁积，所谓愈入愈奇而不可穷者迥异於他山，其间耳治目治之异其事，所见所闻所传闻之异其时，志之盖其难哉！若失仿《禹贡》、《山海经》为之纲，郭郾诸注为之目，则《纪事》一书，固志之正体也，弗可易也哉。又曰，昔人之撰述也，非有關於正谊、经世，君子无取焉。志之成，识者善之否乎？然余历考往牒，有以人系地者，有以地系人者，人系地者详乎其地，地系人者详乎其人，详乎其地者地重，详乎其人者人重。今志之所载，於往代理学、经济、节义、隐逸诸贤孜孜称述焉。其於圣人之道，亦庶几其有合也。稿既成（徐按，“咸”应为“成”），吴公更征购往籍，手自论定，增其未备，补其不逮，名曰《庐山志》，刻於豫章。余乃谨述颠末为之序。康熙七年仲吕月。

桑 乔 旧 序

乔在九江，屏居庐北林隐庵。省愆之暇，漫辑录庐山古今事。既久，遂成篇帙，目之曰《庐山纪事》，藏诸篋笥聊以自娱，非敢传之作者也。他日，淮海孙公见之，曰：“夫庐山，並於五岳，而图记弗备，好古者有遗憾矣。是作虽芜秽，然姑以备览考，抑亦俟

博雅君子之订正焉。山志其有兴乎？莫为之前，孰图其全。踵其事而增华，变其体而加丽，庸有在矣。”因与四桥陶公，笔山卢公捐俸梓之。射陂朱侯董而成之。既竣，乔执卷而叹曰：嗟夫！《纪事》有三愆而鄙俗义与焉。其一，古之名贤，如周景式《庐山记》，张佺（徐按“佺”疑为“僧”）鉴《浮阳记》诸实今不及见，独见其数语於类书中。而来（徐按，“来”应为“宋”）陈矣合（徐按，“矣合”应为“舜俞”）《庐山记》，马圩《续庐山记》，戴师愈《庐山文物列传》并称名作，亦逮之不得。顾独以己意撰述，去取无章程，潜德休光多所阙遗，秘而不宣无以式远。其二，古今名贤篇什不为少矣，乔旅泊，既乏典籍以稽往躅，即今时缙绅先生诸名制，山僧羽流不能珍藏，散逸者十九，虽屡搜罗，亦无从得其迹也。逸世之珍，混焉无闻，进不能焕人文昭盛世之多才，退不能为兹山增重。其三，九江者，乔之并州也，事宜内山北业。既已成编矣，双江方公见之曰：“是为九江、南康言，非为庐山言也。夫苟为庐山言，则宜先山之面者也。舍其面而背是先，议者将谓斯何？且使子志二郡内九江可也。子以子观庐山，不若以天下观庐山，亟易诸！”乔无以夺其议也，故《纪事》先山南。嗟夫，巴人下里之言，不入于师旷之耳。乔小子，何以掩其瑕，亦聊以藉手就正於有道得闻焉，僥可免於聋聩乎。嘉靖辛酉四月二十四日

重修庐山白鹿洞志序

庐山鹿洞两志旧藏府署，咸丰三年春粤匪犯郡，为书贾陈姓载去。八年冬，予摄篆星邑，官衙开处，日与五老秀峰相晤对，苍翠扑帘，山花欲笑。催科之暇，间一吟眺，未及周览。今年春，予试士鹿洞书院，访朱晦庵、陆子静诸名贤之遗迹，仅凭一二耆老相指示，名区胜境百不获一。窃叹志片无存，欲考证而末由也。秋八月，邑绅访其踪迹所在，以金易之，白府尊，藏之鹿洞。其残缺而霉烂者，经众绅捐修完善。今将成帙，请序於予。噫，是二志者，无陈姓载之去，则亦付之一炬，同为灰烬；无众绅赎之归，则